

资本流通过程与当代空间批判

张 梧

【摘 要】资本流通过程是当代资本主义空间批判理论的逻辑起点。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在总过程中仅是资本总体运动的环节而不是前提，因此空间批判理论不能简单地从资本直接生产过程出发去把握复杂的空间现象。资本流通过程展示了从“资本一般”到“空间资本”的现实道路，是理解当代空间现象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立足资本流通过程，既阐明了资本流通与空间扩张的内在关联，也阐明了作为固定资本的空间资本的生产过程与增殖逻辑。

【关键词】空间批判 流通过程 固定资本 空间资本 [中图分类号] B0-0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现象，以列斐伏尔、哈维和苏贾等为代表的空间批判理论已经深刻揭示出空间现象中蕴含的资本逻辑。根据马克思的资本逻辑，资本不能仅仅理解为物，同时也要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资本还必须理解为一种运动过程。由于资本始终具有追求剩余价值增殖的本性，因此资本必然体现为由各个环节构成的运动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1]。从运动过程的角度理解资本逻辑，空间无疑是资本运动所需要的外部条件之一。作为条件的空间要素，不仅是保证资本运动得以持续运行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提高资本积累率的关键环节。更重要的是，在资本运动的各个环节中，空间要素本身也根据资本逻辑的内在规律而不断地加以变形，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空间现象。

对空间批判理论而言，一旦从运动过程的角度理解资本逻辑，那么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空间批判理论应当立足于何种意义上的资本过程来把握空间现象？从过程来看，资本运动可以分为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两个环节。马克思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揭示了资本如何产生出剩余价值，而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马克思则重点揭示了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如何再次变成资本而投入到资本运动过程之中。对空间现象而言，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中，何种过程更具有本质性的维度？如果说资本逻辑的空间布展不能仅仅立足于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而且要立足于资本流通过程，那么其依据又是什么？这些是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必须要着重关注并加以阐释的课题。

一 立足于资本流通过程的空间批判理论

从罗莎·卢森堡的帝国主义批判到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再到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依据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直面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现象，发展出了极具穿透力的空间批判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理论现象，即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空间现象的理论出发点都不约而同地定位在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流通过程，而不是直接从资本的生产过程出发的。

以哈维为例，他坦率地谈道，“我个人在许多方面都非常感激《资本论》第二卷，因为《资本论》第二卷是关于资本循环如何塑造自己的空间和时间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历史以生产加速和削减空间移动的成本与障碍为特征。……比如在我的《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我创造并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时空压缩’这个短语，来描述资本将一个货币、商品、人、信息和思想流动的世界，以一种更加紧密、复杂和集中的方式连续不断地联系在一起。这个想法正是来自于我对《资本论》第二卷的阅读。”^[2]众所周知，如果说《资本论》第1卷的理论焦点是剩余价值在资本生产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内在机制，那么《资本论》第2卷的主题正是资本流通过程则聚焦于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以哈维为代表的空间批判理论家为什么要将空间批判立足于资本流通过程，亦即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呢？

第一，实现剩余价值的资本流通过程是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关键环节，而这正是当年罗莎·卢森堡透视帝国主义现象的理论支撑。根据罗莎·卢森堡的理论，帝国主义现象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空间对非资本主义空间的宰制与剥削，而这根源于剩余价值实现的内在需要。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空间中所生产的商品内蕴含的剩余价值要想实现为资本，必须要在资本主义空间外部寻找到消费者，这就建立了资本主义空间与非资本主义空间的经济联系。正如她所说，“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与随后的资本积累时期之间，发生了两个不同的交易——剩余价值的实现，也就是向纯粹的价值形态的转化和这个纯粹的价值形态再向生产资本形态的转化”^[3]。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不同的交易只能在资本主义空间和非资本主义空间之间展开，由此形成了帝国主义现象。在此意义上，剩余价值的自我实现是批判帝国主义的理论前提。而剩余价值的自我实现是资本流通过程的使命，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首先必须重新进入流通才能实现为价值”^[4]。与资本流通过程相比，资本的生产过程只能揭示剩余价值的形成机制，即剩余价值是经由劳动力商品化而生产出来的。这在根本上决定了罗莎·卢森堡对帝国主义的空间批判只能立足于资本流通过程，而非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二，剩余价值实现过程的不断循环是资本主义调节自身危机的关键环节，而这正是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出场路径。回顾列斐伏尔的思想历程，他最早在《资本主义的幸存》中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幸存，正是因为“空间的生产”而非“在空间中的生产”成为资本主义调节自身危机的关键因素。正如他所说，“占有空间并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是资本主义得以延续的重要手段”^[5]。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主义危机主要是资本的过度积累所造成的，只要资本主义能够充分吸纳过度积累的资本，就能安然度过危机。在资本循环过程中，空间成为吸纳剩余资本的最佳载体，亦即通过城市建设等固定基础设施的投资来吸纳过度积累的资本。所以，离开了资本流通过程，也就无法理解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循环过程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开篇所分析的主题，马克思在描述资本流通过程时首先分析了资本的循环过程，并总结了循环过程的公式。如果仅仅立足于资本生产过程，那么资本流通过程和循环过程仅仅是资本生产过程的简单外延和推广；但如果立足于资本循环的总过程来看，那么“生产过程成为流通过程的中介”^[6]。所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不是资本生产过程在空间领域的简单照搬，而是立足于资本流通过程和循环过程的空间批判理论。

第三，资本流通过程是揭示空间资本的实质与形成过程的关键环节，而这正是哈维批判空间资本的理论基础。空间资本的当代凸显是哈维空间批判理论的现实语境，正如他所说，“资本周转越来越是固定资本的周转——不仅仅是机器和工厂，还有整个复杂的运输网络、建成环境和基础设施”^[7]，由此形成了当代空间资本的总体图景。在哈维看来，要想把握这种空间资本，就必须深入资本流通过程中去。为什么空间资本要在资本流通过程中加以审视而不能在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中加以把握？这是因

为，在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中，空间所扮演的角色仅仅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前提条件，换言之，空间仅仅是一种生产条件或劳动资料而已；而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作为生产资料的空间就不再是生产资料，而直接成为资本即固定资本。一旦从资本流通过程出发去审视空间的作用，那么空间不再是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前提条件，而是剩余价值转变为资本之后的产物，这个产物就是空间资本。所以，作为固定资本的空间资本，无法在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中得以呈现，而必须要在经由资本流通过程之后的总体性的资本运动过程中才能得以把握，这也正是哈维之所以重视《资本论》第二卷的原因。正如哈维所说，“不幸的是，对第一卷研究得很多而且往往被过分抬高了，而第2卷一般被认为是相对次要的而受到了忽视，这样我们最多只能学到马克思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理解的一半”^[8]。

总的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之所以立足于资本流通过程，是因为：（1）以实现剩余价值为核心的资本流通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对于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而言，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仅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不再是前提。这就决定了空间批判理论不能简单地从资本直接生产过程出发去把握复杂的空间现象。（2）资本流通过程揭示了资本的循环过程，资本循环的连续性要求不断吸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剩余资本，而空间生产正是为了吸纳剩余资本。（3）资本流通过程揭示了空间资本的形成过程，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只能将空间理解为一种生产资料而没有上升到资本的高度加以把握。

需要说明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虽然立足于资本的流通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空间批判理论无需借助于马克思对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同流通过程一样，资本生产过程也是资本运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在马克思看来，货币要想转变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只能通过市场的流通过程而得以完成。这个过程一经完成，资本的生产过程也就开始，商品化的劳动力通过不断创造剩余价值，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完成资本的价值增殖，并使劳动资料转变为商品。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意味着商品可以转化为资本，因为剩余价值还要在流通过程中实现自身。正如马克思所说，“必须出售这些商品，把它们的价值实现在货币上，把这些货币又重新转化为资本，这样周而复始地不断进行。这种不断地通过同一些连续阶段的循环，就形成资本流通。”^[9]如果说，资本运动中的生产过程，即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是资本流通得以持续的现实前提，那么，资本的流通过程就是保证资本生产过程得以持续的必要条件。缺失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资本运动的过程就会中断。

事实上，对空间批判理论而言，资本的生产过程也能提供许多不容忽视的理论洞见。例如，资本的生产过程揭示了交换价值的形成过程，而交换价值的生产是空间物化和抽象化的内在机制。空间要想不断地流动和重组，其前提条件是空间本身要被物化和抽象化。只有当空间被物化后，空间才能作为商品进行买卖，进而作为资本逻辑所需要的生产要素而加以利用；只有当空间本身被抽象化后，空间才具有同质性和流动性，才能在资本增殖的本性驱动下不断加以重组。所以，空间的物化和抽象化根源于交换价值的生产。在此意义上，空间批判理论不能脱离资本的生产过程而单纯依靠对资本流通过程的分析。

因此，空间批判理论之所以立足于资本流通过程来把握空间现象，并非排斥资本的生产过程，而是要求人们在资本运动的总体视野中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现象。

二 资本流通过程与资本空间的扩张

空间批判理论只有立足于资本的流通过程以及运动的总体过程，才能揭示作为“普照光”的资本逻辑，从而转向资本主义空间现象批判的具体路径，亦即从“资本一般”的抽象上升到“空间资本”这一具体现实的过程。如果离开了资本流通过程和资本运动的总体过程，那么在批判空间现象的过程中只能抽象地认识到资本逻辑对空间现象的决定作用，而无法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集中、扩张、流动、

重组、整合等复杂图景。

在资本的全球布展问题上，以往人们总是从资本不断追求自身价值增殖的本性上来理解资本的空间扩张。事实上，马克思更多地是从资本流通过程来理解空间扩张，即分析资本流通与空间扩张的内在关联。在《1857～1858 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个维度分别指出，要想将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进一步实现为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资本，就必须扩大流通范围，这也正是空间扩张的内在动力和运行机制。

从绝对剩余价值的维度来看，马克思指出，流通范围的不断扩大是“资本创造绝对剩余价值”^[10]的必要条件。就创造绝对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对象化劳动而言，之所以要不断扩大流通范围，原因在于“在一个地点创造出的剩余价值要求在另一个地点创造出它与之交换的剩余价值。”^[11]换言之，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从时间上看是一种历时性生产，但在空间上看则必须是一种共时性生产，亦即资本主义生产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生产，唯有如此，商品交换才有可能，否则商品流通就无法实现，进而资本运动过程也必将中断。这就意味着，资本流通范围的扩张，其本质是生产空间的扩张。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为了创造出更多的绝对剩余价值，流通范围的进一步扩大通过如下两种方式实现：一是直接扩大流通范围，二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12]在马克思看来，生产空间与流通空间的双重扩张，即无论流通范围的直接扩大，抑或将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都出于资本的趋利本性。资本要想将剩余价值完全转化为资本，就必须消灭“直接的、不进入交换的使用价值的生产”^[13]。如果仅仅在使用价值的维度上进行商品生产，那么这仅仅是前资本主义的“物物交换”，根本无法实现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的实现，必须要建立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饶有意味地指出，资本的概念内在地蕴含着“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14]按照马克思的界定，这种趋势表现为：“（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15]这两种方式在本质上都是为了创造出世界市场而不断消灭流通过程中的种种限制。按照资本的发展趋势，其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生产空间的全面扩张。由于“流通本身已经表现为生产的要素”^[16]，所以生产空间的全面扩张与世界市场的全面建构也就表现为一体两面的同一个过程。

从相对剩余价值的维度来看，由于相对剩余价值就是“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17]，所以，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对于流通过程的要求是“生产出新的消费”，也就是“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18]。换言之，不断激发出新的消费需求，是创造相对剩余价值的必要条件，其具体方式是：一是通过科技进步的方式来极大地挖掘出物质世界的使用价值；二是不断促进人们的需求的再生产，即“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19]。这样才能为资本连续不断的扩大再生产构建出内在的动力机制。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将此称之为“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资本一方面实现了劳动生产体系的普遍化，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人类需求的普遍化，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普遍有用性的体系”。^[20]根据创造相对剩余价值的内在需要，“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必然引发出空间扩张的地理效应：资本开始不断突破民族界限，克服“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扩大生产需求、实现普遍劳动、引发全面竞争，最终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伟大转变。^[21]

如果绝对剩余价值的创造是通过流通范围的扩大来实现生产空间的全面扩张，那么相对剩余价值的创造就是通过刺激新的消费需求来实现生产空间的全球布展。这就是资本流通与空间扩张的内在机制。所以，马克思从流通的视角出发，以“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22]的概括来揭示世界市场的发展动力。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用时间消灭空间”，并非是指空间维度的彻底消解，而是指空间在加速流动的过程中不断得以重组。换言之，“资本的普遍趋势是在一切成为流通的前提，成为流通的生产中

心的地点,把这些地点加以同化,也就是把它们变为进行资本化生产的地点或生产资本的地点。这种传布的(传播文明的)趋势是资本特有的——这和以往的生产条件不同”^[23]。所以,与其说是“用时间消灭空间”,毋宁说是“用时间解放空间”。

只有当空间扩张达到了世界历史的广度和“普遍有用性体系”的深度,资本流通和资本生产才能连接为一个整体,即资本运动的整体,这正是资本积累的内在要求。在此意义上,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同时也就是世界历史性的生产。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在世界历史过程中的扩张过程,也就是社会空间在交往关系中的解放过程,这种空间的扩张和解放,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不仅如同以前的社会形式一样,在历时性的纵向维度上得以积累,同时也在共时性的横向维度上得以集聚。正是在占有空间、扩展空间、重组空间乃至释放空间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才获得巨大的跃升。

三 固定资本理论与空间资本的出场

在资本逻辑的现实展开过程中,不仅存在着空间扩张的过程,即将异质性的空间吸纳到同质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空间之中,同时也存在着空间本身的生产过程,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在资本运动过程中不断地被生产出来并以空间资本的形态投入到再生产过程中去。所谓“空间的生产”与“在空间中的生产”是相区别的。任何一种生产活动都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生产实践,这就是所谓的“在空间中的生产”。对于“在空间中的生产”而言,空间所扮演的角色仅仅是劳动资料和生产条件,这是所有社会形式的生产空间的一般规定性。进入到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空间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生产资料,同时也是一种资本形态。作为资本形态的空间,是在资本运动过程中生产出来的,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于土地、道路、厂房、住宅、写字楼等空间的投入。资本在空间上的投入,其目的并不是资本自己享用这些空间的使用价值,而是要使这些空间在资本循环中不断实现价值增殖,从而获取剩余价值。因此,所谓“空间的生产”是指空间直接成为一种特定的资本形态即空间资本。

要想把握空间资本,首先就要区分作为生产资料的空间与作为固定资本的空间。从资本运动过程来看,生产资料与固定资本是两个不同层级的概念。生产资料是与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相对应的概念,而固定资本是资本流通过程中产生的概念。简言之,生产资料是资本生产的条件,而固定资本是资本周转的产物。在资本运动的总过程中,从资本的生产过程进入到资本的周转过程,就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资本创造的剩余价值,现在已表现为不单单决定于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占有的剩余劳动,而决定于生产过程的系数。”^[24]马克思在此所说的“系数”就是资本周转的速度。也就是说,进入到资本流通过程之后,资本能够创造出多少剩余价值,不仅取决于剩余劳动的规模,更取决于扩大再生产的周转速度,此即资本生产过程与资本周转过程的实质性区别之所在。资本周转是以资本为基础的扩大再生产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一方面,资本周转是保证资本再生产的连续性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周转是为了进一步获取剩余价值,即资本在流通周转过程中要完成“再生产的价值加上新价值”^[25]这一目标。如果资本周转无法实现剩余价值的增殖和累积,那么资本周转维系下的资本再生产就仅仅是一种简单再生产,而不是扩大再生产。

马克思的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概念是在资本周转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所谓“流动资本”是资本运动各个过程中不断转化的资本形态。无论资本经过了何种过程,转化为何种形态的资本,流动资本始终是其主轴。换言之,流动资本揭示出了资本的主体性特征。^[26]而所谓的“固定资本”是流动资本在资本运动每个阶段上的固定形态。用马克思的话说,固定资本要么“固定在各种规定性中的某一种规定性上”,要么“固定在它必须通过的各个阶段中的某一阶段上”^[27]。换言之,从流通的总体性过程来看,每一种资本都是流动资本,而从资本运动的每一个阶段而言,流动资本就变成了固定资本。所以,

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仅仅是资本在形式上的差异，而非实质上的差异。更准确地说，两者仅仅是同一种资本在不同阶段的差异，而不是两种资本之间的差异。正如马克思所说，“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差别，首先表现为资本的形式规定，既要看资本是表现为过程的统一体，还是表现为过程的特定环节。”^[28]

值得注意的是，固定资本的“固定性”是在相对意义上而言的，是固定在资本流动的一个特定环节之上，而非固定在资本的物质属性之上。换言之，固定资本首先是资本，而不是一种自然物。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家由于不理解这一点，所以仅仅根据资本的损耗情况来区分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深刻批判“按照这个规定，咖啡壶是固定资本，而咖啡则是流动资本。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29]根据马克思对固定资本的界定，固定资本是资本作为一种特定社会生产关系在物质载体上的表现形式，而非直接是物质本身。正是在此意义上，作为固定资本的空间资本同样是资本所代表的社会关系在空间载体上的产物。当空间一旦被指认为资本，那么空间资本就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物。这就意味着，决定空间资本之为资本的，绝不是空间的物质属性，而是空间所承载的社会关系。如果脱离了资本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那么就会形成“空间拜物教”。

根据马克思对于固定资本的界定，空间资本是固定资本的一种特定形态。马克思指出，由于资本的各个环节有序衔接，从总体上看资本固然处于流动生产的动态过程中；而一旦落实到某个具体的环节，原本不断流动的资本就会被直接定位成固定资本，即成为“被固定在各种不同的关系中”^[30]的资本。按照马克思的界定，固定资本具有三种形态：一是产品意义上的商品资本；二是作为流动性的货币资本；三是作为生产条件的资本。毫无疑问，空间资本就是马克思在固定资本的三种形态中进一步区分出来的“作为生产条件的资本”。在马克思看来，空间资本是一种“地道的固定资本”或者说“固定资本的最明显的形式”：“固定资本的规定中确实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它的使用价值，它的物质存在越是符合它的形式规定，它就越是地道的固定资本。因此，不动的使用价值，如房屋、铁路等等，是固定资本的最明显的形式。”^[31]

空间之所以能够被吸纳为一种固定资本，这在根本上是由资本逻辑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经确立后，“资本就定居在土地本身上”^[32]，这意味着，土地不再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的自然条件，而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特定资本。所以，地产的地租收益与其说是由土地所决定的，毋宁说是由资本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空间资本从表面上看是由自然所造成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条件下，当空间一旦被吸纳为固定资本，那么空间资本的内在属性就不再是自然的规定性，而是由资本所决定的。

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作为固定资本的空间资本又如何能在资本运动过程中实现空间资本的增殖呢？马克思指出，空间资本是通过“权利转让”的方式进入到流通领域而实现自身的增殖的“这种使用价值可以在和一般不动产相同的意义上流通——作为权利流通，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流通；不是在物体上流通。”^[33]具体而言，空间资本要想在资本流通过程中实现增殖，并不是物体进入流通，而是通过变更空间的所有权即马克思所说的“权利”而进入流通。这也就是空间资本的流通的特点。

马克思指出，空间资本以权利流通的方式进入流通，这是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因为资本脱离它的所有者（离开自己的所有者）无非表示所有权或占有权通过交换行为发生让渡，从而资本对于它的占有者来说作为价值发生让渡，而这又是一切交换价值的本性，也是一切资本的本性。”^[34]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如果固定资本对它的所有者来说不必通过交换的中介作用和固定资本中所包含的交换价

值的中介作用而存在，那么实际上固定资本仅仅是使用价值，因而不是资本。”^[35]也就是说，如果空间资本不能通过所有权让渡的方式进入到资本流通过程，那么空间资本就不能称其为资本。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已经指出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仅仅是同一种资本在形式上的不同规定。如果从资本流通的总过程来看，所有资本都是流动资本，而表现为空间资本的固定资本无非是资本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所以空间资本也必将在资本流通中实现自身价值的增殖，也就是说，空间资本必须转化成为流动资本，从而为资本增殖的目的服务，否则空间资本就仅仅是一种闲置资本。所以，固定资本的流动化，就是空间资本获取价值增殖的秘密所在。

从总体上看，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原先在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中作为生产资料的空间一旦进入到资本的运动过程中，它就转化成为了资本。这种资本也就是马克思所分析的固定资本，作为固定资本的空间资本，通过所有权或占有权让渡的方式再度进入到资本流通过程，从而实现空间资本的增殖，并且不断生产出新的空间资本，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生产的实质和机制。

长期以来，马克思的固定资本理论在资本逻辑的讨论中处于缺席状态，这是因为，我们始终在资本的直接生产意义上理解资本逻辑，资本逻辑也就只能呈现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布展。按照这种对于资本逻辑的理解，在空间问题上只能解释空间的扩张逻辑，而无法解释空间资本化的生产机制。事实上，资本逻辑不仅仅是资本关系的全面展开，同时也是资本不断再生产和循环的运动过程。只有立足于资本的总体运动过程，固定资本理论才能得以出场，空间生产的秘密也才能得以揭示。

注 释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121~122页；第116页。

[2][7][8]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2卷，谢富胜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第6页；第10页；第1页。

[3]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第283~284页。

[4][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82~383页；第387页；第387页；第387~388页；第388页；第388页；第388页；第388页；第388页；第389页；第389~390页；第390页；第538页；第541~542页。

[5]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Frank Bryant (trans.), Allison & Busby, 1976, p. 26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651页。

[24][25][26][27][28][29][30][31][32][33][34][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15页；第11页；第7页；第7页；第8页；第85页；第73页；第140页；第140页；第140页；第75页；第75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 强乃社